

土專家

李 准 王燕飛 著



工 專 家

（一） 工 專 家



土 專 家

(話 劇)

李 准 王燕飞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這是反映農業大躍進形勢的話劇。劇中描寫了農村技術革命的開展，又紅又專的土專家敢想、敢說、敢干的共產主義風格。

劇中主人公何廣明，是一位沒有上過學的農民。在總路線光輝的照耀下，他為了更快的修成水庫，使旱田變成水田，便日以繼夜地動腦筋、想辦法，發明創造運土和輸水的機器。在這項工作中，也遇到種種困難和阻礙，同保守思想、迷信思想以及親屬中的個人主義思想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終於在縣委的大力支持和羣眾的幫助下，創造成功了多種機器，解決了勞力不足的困難，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既及時完成了春耕生產任務，又提前修成了水庫。這位土專家發明創造的成功，打破了一部分人的保守和迷信思想，不少社員也都開動腦筋，發明創造，制成了多種農業機器，向著實現水利化、機械化、電氣化的目標躍進。

劇本生動、深刻地表明：真正的智慧的源泉，是在勞動人民平凡而又偉大的勞動中。在總路線的照耀和鼓舞下，勞動人民的智慧將更充分地發揮出來，將有無數的土專家湧現出來，使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全國遍地開花。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1號

北京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號：10069·166 字數 43,8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3/8

1959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3001—17,500 冊

定價（7）0.22元

人 物

何广明——三十四、五岁，何家莊农业生产合作社
党支書。

何老剛——六十四、五岁，合作社社員，何广明的
父親。

何广智——四十一、二岁，合作社社員，何广明的
哥哥。

穆秀英——三十一、二岁，合作社社員，何广明之
妻。

小 榮——六、七岁，何广明的女兒。

孔敬西——三十四、五岁，农业技術指導站指導
員。

何石幹——四十四、五岁，合作社社長。

刘风順——三十一、二岁，合作社會計。

穆义思——六十二、三岁，合作社社員，穆秀英的
父親。

雷 春——三十八、九岁，县委書記。

鉄 山——二十八、九岁，合作社社員。

小 冬——十八、九岁，合作社社員。

玉 玲——十七、八岁，合作社社員，何石幹的女兒。

麻 三——二十八、九岁，合作社社員。

錢学新——省水利厅的工程师。

羣众甲、乙、丙、丁。

男女入羣。

參觀入羣。

时 間

一九五八年春

地 点

黃河南岸农村。何家莊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一場

这天，天气晴朗，藍色天空上飄着几絲白云。后边远山起伏，青翠欲流。

近处一条山溝延伸而来，沟口恰象一个瓶口張在台前。沟崖上几株杏花含苞欲放，下边有兩棵挺柳聳出沟中，柳条儿已經由黃泛青，飽含春意。在沟口，拦山截沟筑起一条土壩基。在土壩的一段工地上，挑土的男女农民来来往往，打夯的人們唱着夯歌，石碾有节奏的飞落着。

这时候，何老剛和穆义思在灘土。他們碰到一处后，打着招呼，停下手間談起来。

穆义思（扶着鉄鍬）亲家，坐下喘喘气，抽袋烟吧。

何老剛（放下鉄鍬，熟練地掏出烟袋裝着烟，和穆义思对面坐下）你是今个儿才来水庫上吧？

穆义思“人随法律草随风”呀。既是全村的公事，我不能不来。再說这修水庫是咱广明提倡的，就越法不能少我穆义思这一分。可是，你看，两眼一幌，天可半晌了。

何老剛 老囉，亲家。

穆义思 我今年六十三了。这胳膊腿有时就不听使唤了。可你比我还大两岁，干起活来总象是老將黃忠，不失当年威风呢！

何老剛 也不行啦。年輕的时候天天上山伤力，到現在

就是腿跟不上了。站着干这个活儿还行，推土是不行了。比不得那些年輕人，象生龙活虎一样。

远处傳來打夯的歌声。

穆义思 亲家，你說現在修这水庫究竟是管不管用哪？
咱这个何家庄从古到今都知道是四亩半水地。可現在广明他們說什么要和老天爷斗争，什么旱田变水田。这可不是小事情啊！就象这一道坝，下边挖这么深，上边还得打那么高，这得多少工啊！

何老刚 反正干着瞧吧。今年干不成还有明年。东山日头多着呢，它总要有修成的日子。浇地么，它也能浇点。能聚这一大庫水，是能頂点事。就是工太大了。

穆义思 我只听說過金庫、銀庫、粮食庫，還沒听說過这水庫……

玉玲走过来，送来一对破籬筐。她袖子上帶着“技术員”的袖章。

玉玲（笑着）穆义思大爷，你又在这儿說俏皮話哩。
这水庫就是粮食庫啊！

穆义思 水是水，粮食是粮食，难道这金、木、水、火、土我就分不清了！

玉玲 有了这个水庫，咱这个村旱地都变成水田了，水地不就多打粮食了嗎？这就叫“儲水如儲粮，一滴水就是一顆粮食！”玉玲

（放下籬筐，走了。）

穆义思 哼！說的比唱的还好听。

何老刚 要說咱們这儿过去可是十年九旱啊。我这一辈三次大旱灾。民国八年、民国三十一年那两次最厉害，不敢想，想起来身上肉都是战的。你算算，咱这村饿死了多少人？多少家把孩子闺女卖到西边？……要是广明他们真是能把这水库修好了，这水添点水地，可是真不坏。

穆义思 我看这是他们胡想的。凭装点水还能变水田。再说，这水库这么低，你将来就是有水怎么浇地？常言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水还能长翅膀飞到上边地里？将来你看吧，你广明可非要落骂名不可。

何老刚 （一惊）啊？！

穆义思 这是众人的事情啊。你想想，现在费这么大的工，到后来要是用不上，这大夥会能依他！到那时候弄个“功不成，名不就”，会落个啥下场？

何老刚低下头，脸上增添几分犹豫颜色。穆秀英提着篮子和罐子走过来。

穆秀英 （向两个老头）爹！

何老刚 怎么，广明还没吃饭？

穆秀英 他一年三百六十天，那一天吃过应时饭。总是饿篮子跟着跑。

穆义思 （同情地）嗨，连饭也忘吃了，真成了“水库迷”了。

何老刚 （用手遮着太阳，向四週寻視）那不是他——

穆义思 在哪儿？（順着老刚的手看去）哦，是他，是他，
又蹲在那儿摆弄什么，許是又想新鮮点子了。

穆秀英 （看着远处，没好气地）还是餓的輕。沒明沒夜，
就不沾家的边！（把罐子一提走了。）

穆义思 亲家呀，“当面教子，背地教妻”。孩子再大
也大不过他爹。他現在虽然是社里的文書，可你的
話，他总是得听。你看，他整天弄这个水庫，又是
“发明”哩，“創造”呢，家里孩子女人也跟他受
累。再說，（小声地）这条沟，从前老王二先生看过
这里的风水，說这下边是龙脈。要是咱带头領着大
夥，把这条龙脈斬断，就不說家里的人害病遭災，
就是碰到“官司口舌”也太不上算哪。

何老刚 哎，亲家，你怎么又搬出这一套来了。什么青
龙地，紅龙地，为人只要立的正，行的正，什么邪
魔外道都不怕；他修水庫是为大家，又不是象从前
地主給自己修坟立祠堂。我看他也遭不了什么官司
口舌！

穆义思 我說你呀，亲家，你还是不清楚內情。我听说
这修水庫，人家社长何石干并不是真願意；他却要
强出头，人家就叫他伸伸他的劲。将来要是修不
成，“犄犄桿一砍狠出来”，責任可都是在他的身
上。亲家，咱們上两岁的人，总得心里有个数。人
家何石干还不想干，咱自己孩子，何必“雪白的袜

子往泥里跳”！……（朝里环顾了一下，急忙地）何石干来了！

何石干提着破籬筐，手里还握着几段藤繩头和鉄絲圈走过来。

何石干 （兩眼盯着地皮，揀起了一个大鉄釘，裝在口袋里，忽然发现玉玲送来的一对破籬筐，走到跟前，反复地看着）看看，做一个錢的活，得三个錢的工錢。这是前天刚买的三十对籬筐，两天就弄成这样子。嗨！又是一块三毛錢。

穆义思 社长啊，你这个眼可真是管閑事。叫別人这些东西碰住他他也看不到眼里。这真叫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貴。你可真是会当家呀！

何石干 会当家就怕碰上敗家子。你看看，动工不过三天，三十斤鉄絲用完了，十八块楊木板用的一干二淨，还有三十对籬筐。三十对啊！三里三，三三見九，三十九块錢哪！哼，誰也不觉心疼！

穆义思 社长，咱們修这个水庫，你們合計过沒有？咱們这一个村里，男女老幼这样干，究竟合适不合适，上算不上算？

何石干 合适，合适他娘哭半夜——合适死了！（他吃力地搖着头。）

穆义思 那就是說“不合适”？

何石干 咱这个合作社砸鍋就要砸到这个水庫上哩！光个水庫修下来看得多少人工，多少工分吧！反正該

种秋庄稼了，劳动力不能扯在这上边，农业生产总是得搞！（他唠叨着，何老刚耷起锨走了；穆义思也正要走，迎面碰见孔敬西呼呼有劲地走过来。）

孔敬西 呵，这不是穆义思老先生吗？

穆义思 呵，孔同志，你也跑到工地上来了。

孔敬西 是呀，连你这老先生都出大门了，我们干革命的更要跑在前面才行。我说你呀，你对这个修水库有啥意见？我想听听你的反映。

穆义思我——（他回头看了看何石干，又看了看孔敬西，一时摸不着头脑）都好，都好。（慌忙下去。）

孔敬西 （得意地笑着）嗯，有意思。（对何石干）老何，今天的人不少呵！

何石干 我知道。可是春耕生产怎么办？都挤到这上边，一天一个人得开十几分，我看将来怎么办！

孔敬西 （感兴趣地）啊，原来你对修水库有意见呀！

何石干 我不反对修水库，就是太浪费劳力了。老说长远利益，长远利益，可是当前农忙怎么办！棉花该种了，红薯也该栽了，劳力都浪费在这上边，到秋天分红，一个人也不能分几担水库的水吃吃。

孔敬西 老何呀，那你怎么不早说？

何石干 上级不是支持搞水库吗？

孔敬西 可是农业也不能丢掉啊！

何石干 （省悟地）啊——你也看到了。

孔敬西 是啊。

何石干 (由衷地) 老孔啊, 你知道这上边化了多少錢吧? 已經化了二百多块了啊!

孔敬西 化錢倒是小事。

刘凤順慌慌張張地拿着指示上来。

刘凤順 (向何石干和孔敬西) 啊, 孔同志, 社长, 正好你們都在这儿, 县委来指示了, 是加紧春耕春播的指示。

孔敬西 (接过文件讀了一遍, 煞有介事地点着头) 是呀, 季节不饒人, 我們赶快抓一抓春耕吧。

刘凤順 指示上說: 春耕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何石干 好, 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看这个指示早就該来了。孔同志, 你看怎么办呢?

孔敬西 你們看怎么办呢?

何石干 我看水庫工程先停住, 全部人馬都投入春耕生产, 那是正經事。

孔敬西 (点着头) 是啊, 春耕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么! 就是……(思索着。)

这时打夯歌声漸近。小冬、玉玲、鉄山架着一路夯, 順着大堤打过来。玉玲領唱夯歌, 其余合唱:

修庫如修仓啊,
积水如积粮哟。

一滴水是一滴粮啊,
水庫滿水粮滿仓啊。

何石干（不耐煩地）叫他們停下吧。（對劉鳳順）你廣播一下，就說馬上離開工地，回到家里準備春耕……

劉鳳順（從腰里拿起廣播筒，大聲喊着）喂，何社長命令：馬上離開工地，回到各農業隊，準備春耕囉！

一陣人聲嘈雜，群眾一窩蜂似地離開工地遠去了。

這時何廣明出現了。他三十五六歲年紀，中等身材，臉色微紅發光，眼睛閃閃，透出智慧的神氣。從他的下頰和咀的表情看去，顯露出堅毅的表情。他扛着個石夯架子走過來。

玉玲（向何廣明）何支書，水庫不修了？

何廣明（開朗地）修，怎麼不修？！

玉玲 人都走了，誰來修？

何石干 你少多咀！

玉玲 爹，我看你就不贊成修水庫。

何石干 你，黃毛丫頭，你懂得個什麼！

何廣明 老何，這是怎麼回事？怎麼人都走了？

何石干 廣明，縣里有指示，說春耕生產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剛才跟孔同志商量了一下，把人都扯走了。

何廣明（微笑着）這個我曾經考慮過。不要緊，分兩套人馬：春耕上一套，水庫上一套。社員們今年干劲足，春耕生產咱不會落后。

何石干 噉！兩套人馬！今年春耕任務可不比往年。依我看，都扯下去吧。把這麼多勞力都弄到這上邊

.....

何广明 怎么？又是浪费工分吧？石干哥，我看还是咱们干部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孔敬西 何支书，不用争了。是这样：给你们水库上留点人，把那些老头、有孩子的妇女都留下；年青人搞春耕。

何石干 把那些调皮捣蛋的也留下。到农业上管不了他们。

孔敬西 对。（对刘风顺）你到那边挑一下。

刘风顺 是。（拿着广播筒走了。）

孔敬西 （向何广明）老何，你在这儿吧。我和社长去看看，布置一下春耕。

孔敬西和何石干匆匆地走下。

何广明 （生气地）孔同志，究竟这水库是还修不修！

孔敬西又走回来。

孔敬西 哎，老何啊，别着急。“一锹挖不出井来”，慢慢来么。一个月修不成两个月，两个月不成四个月，四个月不成八个月。叫我看，一年修成也是个奇迹，也少不了县委的表扬。反正是开工了。是吧？广明同志。

何广明 这……我觉得我们既然能快，何必要那么慢呢？

孔敬西 还有点不满意是吗？这是县委的指示呀！

玉玲冬 县委也没有说要把水库停下来！

孔敬西 並沒有讓你們停工呀。還給你們留下一部份人。你看，那些人不是來了？行，慢慢干吧。

小冬 玲（用鼻音）哼！

孔敬西 老何，思想不通咱們再談談。（和何廣明向另一端走去。）

小冬 瞧，來了，尽是老將黃忠隊。

鐵山 社長這樣安排，還不是明明叫水庫停工嗎？

這時走來一群老头，他們議論着。還有幾個婦女納着鞋底，也走過來。她們在柳樹下坐下，和老头們談笑着。

小冬（喊叫）我說你們一共剩下有多少人？

群眾甲 人是不多，不過加到一塊歲數可不小。

群眾乙 光咱這幾個人，加到一塊就有二百多歲。

玉玲 咱們婦女往前邊坐坐，到家里再做活好不好。

婦甲 你們不是開會嗎？我們在這兒能聽見。

鐵山 嗨！這一樣。

這時麻三走過來。

麻三（調皮地）怎么把我也挑來了？我又沒長鬍子！

穆義思 大概是你干活太懶散了吧！

小冬 咱們有話到家里說吧！

穆義思 哎，胎毛還沒退，就想教訓別人！

小冬（對鐵山、玉玲）你看這些人怎么办？這怎打夯運土？

玉玲 現在就剩我們三個人了。

鉄 山 真干不成，我还回社打鉄去，何必在这儿磨洋工！（说罢就揚長去了。）

玉 玲 小冬……（眼圈儿紅了。）

小 冬 走，咱們找支書去！

小冬手拉玉玲走了。

麻 三 （一跳三尺高，得意地）喂，大官、小官都走了，叫咱們休息哩。来吧，开娱乐大会！

人們吵嚷起来。麻三顺手拈起一块木板放在石夯上。

麻 三 （向一个小伙子叫着）石头，来，坐在那头，压板儿。

群众丙 好啊，怪舒服啊！

他們两个人高兴地压着。何广明和小冬、玉玲由另一端走过来。

小 冬 你看，給咱們挑了这一群老弱殘兵，这不是故意給水庫工地的人穿小鞋。

玉 玲 他們都把强劳力挑走了。我爹就不公平。

何广明 小冬，玉玲，不怕。咱們想办法。农业上的活也就是忙。現在社里劳力是不足了。你們想想，一个夯就得占八个人，大家还累的吃不住。他給咱們留的人少，咱們人少还要办大事！

小 冬 那怎么办呢？

何广明 （开朗地）找窍门啊！找来窍门，一个就能頂几个人用，大家还能高高兴兴、自自在在地干活……

玉 玲 对了。我就想，你最好还是把你的創造发明干